



## 时光呢喃

湖北竹山 杨志彪

《赤壁赋》曾如是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其实一辈子说长即长，说短即短，也只有经历过大起大落跌至人生谷底的苏轼才会参透在光阴的罅隙里唯有江上的清风，以及山间的明月方能普天共享，并且享用这些不会令人禁止或嫉妒，亦不会竭尽，原来真正宝贵稀缺的资源是共用而不是私自占有，可是一路走来红尘之中真正领悟的人又有几许呢？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令我们迷恋的东西太多，年轻时我们热恋某个人，恨不能把生活的点点滴滴统统分享给自己最喜欢的人，也要求对方给予自己同样热烈的回应，其间伴随着吃醋使性子，然后施压对方“伏底”，在这场分分合合的恋爱里你总是患得患失，殊不知紧抓不放的爱情也会令他人感到窒息，不但自己受苦，心烦意乱不说，还会累及别人，长此以往下去紧张苦闷，感情的愉悦甜蜜却反而越来越难以企及，于是感情受控的一方难免滋生出一种想要跳出牢笼不要也罢的念头。

时光让我们在感情上付出也许得不到相同的回应，但时光却可以教会我们成长，所以人生第一要务必然是潜下心来把工作做得更好，业余时间培养一份兴趣爱好足矣。譬如：写作。有的人会说上班就够让人心力交瘁了，下班时间还去从事写作，哪里会有那么多时间呢？要知道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我们可以利用下班或周末的休闲时间尽情地抒发胸臆，时间一久你除了与编辑老师打交道以外还会结识写作圈里的一些大咖，他们晒习作对你而言也是一种无形激励。有一次我看到有位作家晒大刊，于是禁不住调侃道：我好羡慕，N嫉妒，俺决定晚上回家要吃三碗饭，一边吃一边还要问自己是不是吃“白饭”的？没想到一句话把群聊里众编辑及作家们逗乐了，他们纷纷把我的话引用再讲一遍，那位晒刊的作家说吃多了就会变成丰腴之美的杨贵妃了，我不禁莞尔一笑。写得多了不免跟熟悉的作家同刊，它也是我日常生活里的小惊喜，顿感世界那么大，而同刊又让彼此觉得世界很玄妙，仿若也没想像中的那么大，如果这就是普通人能感受到的小神奇的话，那么究其缘由或许也正是应了尼采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小孩子的时光是用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成年人的时光当然不是用来浪费的，每个成年人立足生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学会努力赚钱，赚钱能治愈一切矫情，有钱后能治愈一切自卑，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大多忙着谋生的人是没空在情爱里自怨自艾的，他们用双手创造的财富使自己有足够的底气跟对方说再见，同时也是他们牵手伴侣走向美好情感体验的最大筹码，因此赚钱是成年人最大的安全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遮风避雨，是一把能阻挡风雨、维持一个人体面的“实力伞”，因为想去的地方很远，想要的东西很贵，喜欢的人很优秀，所以我们还敢在时光中“躺平”而不选择努力奋起吗？

人生的努力何止是八小时，八小时之外积攒的力量也是你与他人之间拉开差距、获得价值体现的方式，只有获得成功的人才会明白充满鲜花与掌声的路途中有多少荆棘密布、千难万险，也只有品尝过孤寂，熬过无助，不轻言放弃，经得起命运的敲打与时光审问的人才会有资格在时光之巅轻轻地道上一句：“得之我幸，不得我命。”那是曾在天空中翱翔，见识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油然而生的感慨，而不是弱者以此为借口的自我安慰，他们是一群不乏在时光中拼过命流过泪淌过汗，竭尽全力奋斗过的强者，同时他们也明白“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因为他们都是寄存在时光里勇敢且独立的个体。

“人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更无法不承认，青春，有一日是要这么自然地消失过去。而人之可贵，也在于我们因时光环境的改变，在生活上得到长进。岁月的流失固然是无可奈何，而人的渐渐蜕变，却又脱不出时光的力量。”不得不说作家三毛以其独特的眼光和见解赋予了人在时光中的内涵。

2022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期待在新的一年里看到更勤奋努力的自己，收获更多的自己。

## 书评

### 浏览《皖耕集》感言

安徽芜湖 朱洪

《皖耕集》收入郑炎贵先生不同时期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短论等41篇，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最迟的即出版之年，前后跨度三十余年。所选之文，应该都是先生心目中可传之作。发表的刊物既有《文学评论》《中国戏剧》，也有各省的报刊杂志。内容以皖源之地潜山为中心，涉及“皖源”“皖脉”“皖苑”三大块。一书在手，感觉沉甸甸的，能见先生的付出与执着。

“皖源”部分，作者论述了“皖”之来源、薛家冈新石器遗址、天柱山何以叫“南岳”、天柱山是不是不周山、王安石的《王文公文集》（龙舒郡本）诞生地、宋代黄干所筑安庆城在今安庆还是在今潜山，等等。这些观点，既见作者对家乡文化的关注与热爱，也见先生的思考与用心。其中多数观点应无悬念，唯云黄干建安庆城于潜山，吾信中有疑。先生或对或错，其说都将留传后世焉！

因潜山历史上为皖西南一方中心，其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先生生在斯，长在斯，林林总总，写了许多相关的文章，组成了该文集的第二板块（“皖脉”）。诗如“孔雀东南飞”，故事如东汉末年的二乔，佛教如乾元寺建年、佛牙舍利的发现，陶器如痘姆古陶，戏剧如程长庚、潜山弹腔等，作者都一一写成文字，收入集中。而在论及潜山乃至安庆一方旅游资源的数篇文章中，先生又论及天柱山的世界地质公园、皖山茶等。浏览先生此书，可以感受一方水土的厚重和先生为弘扬家乡文化所作出的长期努力。

文集第三部分“皖苑”，主要是汇集作者研究张恨水的14篇文章。先生是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89年，最后一篇发表于几年前，跨度近30年，能见先生对张恨水研究的持续与热情。张恨水是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大家，他自潜山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是潜山的骄傲。朱书说的霍山之灵，在我的心目中，皖公、“孔雀东南飞”的诗作者、朱邑、周瑜、陈武、二乔、僧璨、何点、朱书、程长庚、张恨水，等等，无疑都是霍山之灵。而先生以及稍前的乌以风先生等，都沾霍山光宠矣！

2003年底，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到安庆拍摄7个专题片，先生应命讲天柱山，我则讲陈独秀和赵朴初二人，这是我们认识之始。此后，我几次与三祖寺宽容法师（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联合举办区域文化研讨会，深得先生的支持。先生曾任中共潜山县委宣传部部长、潜山人大副主任，身无官气，而多学者风骨，颇得我心仪。凡邀他参会，必不推辞，而逢会必说几句，为宣传家乡文化鼓与呼。偶尔，我们同台主持学术研讨会，二十年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先生比我年长几岁，曾九次上中央电视台宣传天柱山文化，至今笔耕不辍。他出版文集《皖耕集》，是他一生的学术精华，值得祝贺。先生大学上的是中文系，走的是史学的路子，可见文史哲不分家。我喜欢他的一篇文章，更喜欢先生的为人。去岁末，先生曾嘱我写一序，近日，先生嘱我参加该书发行座谈会，我因故未能遂其愿。今作此文，一则感其不易，孤帆高标；二则喜欢其心胸开阔，乐于助人；三则两次逆其心意，聊表歉怀。

舒州是楚吴越、三国古战场；宋元明清战事不断，现当代名人辈出，历代名人，如汉武帝、司马迁、李白、皮日休、米芾、王安石、苏东坡、苏辙、黄庭坚、余阙、朱书、姚鼐、李方膺，等等，都在此山留下足迹、故事或诗文。仁者乐山，先生生长在兹，调合阴阳，沐其雨露，心善性仁，捧颂先贤，迎来送往，不亦幸哉！



古城夜色 翁晨康/摄